

聯合報叢書

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聯副記者聯合採訪



聯合報
叢書

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聯副記者聯合採訪

聯合報叢書

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聯副記者聯合採訪

發行人 王 必 報

出版者 聯合報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總經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電話：七〇七四一五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定價 新臺幣五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我參加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這個歷史名詞有兩個意義，一方面指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開始，發生在北平，後來又擴及全國各地的學生愛國運動；一方面又指五月四日前後若干年內發生的一種文化、思潮運動。我們這個專題，所訪問的對象是五月四日前後學生愛國運動，全國各地的親身參加者。

這個學生愛國運動，以遊行示威為手段，企圖達成「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目的，動機是極純潔的；因此這

個運動迅速自北平一隅擴展至全國各角落，商人、工人紛紛以罷市、罷工響應，對當時新文學、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至為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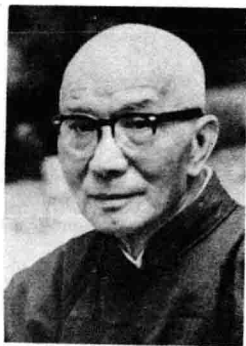
六十年前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今日在臺灣的仍然很多，「聯副」以口述筆錄的方式，採訪了許多重要的參加者：當年在北方的有「北大」的楊亮功先生、陶希聖先生、毛子水先生；在「清華」的有梁實秋先生；在「南開」的有張茲闓先生；南方上海有楊繼曾先生（同濟）、張傑人女士（務本女中）、吳道一先生（交大）；湖南長沙有白瑜先生、武漢有曾省齋先生等。

聯副這次以大規模的採訪製作這一個「口述歷史」的專題，由於被訪者都是親身經歷，其中不乏第一手資料，相信可供史家及讀者們參考。 聯副編者

目次

不怕五四·五四的歷史是我們的！……	毛子水	一
一名小出納……	吳道一	七
火燒曹公館……	陶希聖	一三
我在天津街頭站崗……	張茲園	一九

「五四夫妻」・救國不忘戀愛·····	張傑人	三五
「燕兒昨晚歿」和「魚行老板」·····	楊繼曾	三五
在督軍的刺刀下·····	白瑜	三六
我看五四·····	梁實秋	四〇
天津街頭「下跪」記·····	葉秀峰	五一
愛國的警鐘，響遍了上海灘！·····	李玉階	五二
錢塘怒潮入夢來·····	阮毅成	五五
愛國運動在廣東·····	鄭彥棻	五七
中共與五四扯不上關係！·····	陳立夫	六二
風高浪急渡長江·····	曾省齋	六五
五四一甲子·····	楊亮功	一〇一
「五四」與湖南學生·····	柳克述	一二九



不要怕五四・五四的歷史是我們的！

毛子水口述 丘彥明筆錄

五四的那一天，我跟着遊行隊伍到天安門，接着到了曹汝霖的家，後來看到火從曹家燒起來，又見到有人打了駐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覺得做得有點過火了。還沒有法律定罪的事，怎麼可以先訴諸武力？後來聽說人沒有被打死，心裏也就放寬一點了。火也燒得不太嚴重。

第二天，我記得就開始不上課了，也有同學認為罷課是不對的，我自己也不贊
不要怕五四。五四的歷史是我們的！

成罷課，但做學生不上課總是高興的事。記得罷課是從五月四日起，一直到六月，由於沒上課，同學們是到了秋季（八月）才辦理補考的。

我們花了這麼大的代價，到底五四運動替我們國家爭得了什麼利益？我想至少下面幾點是可以說的：

第一，因為我們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一九二二年，美國華盛頓條約替我們爭回了山東的權利。

第二，從五四到北伐勝利，這之前的轉變並不代表我們是真正民主政府，但至少比以前好的多，北伐成功，才使我們成為現代的國家，實踐了孫中山先生的第一步理想，有了現代化的觀念，這無疑是多多少少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當然，這以後，假藉、利用五四的風潮的也不是沒有；後來共產黨利用五四，便是一例。

第三，五四加速了白話文的流行。民國六年一月，胡適之在「新青年」發表了一篇提倡白話文（新文學）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他在同年下半年到北京大學教書，影響很大。他提倡白話文，上海也有人提倡、贊成，因此其他地方在民國八

年已多多少少有白話文的書刊，但是五四運動一來，由於文言文沒法廣爲迅速宣傳，達到效果，所以開始提倡白話文，白話報紙風行，推廣了白話文，由白話報紙大家知道國家的事，世界的情勢。因此，對於民智的提高，五四是有其功勞的。

以上三點，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

其次提到一般人對五四的觀感，有不少人說五四運動有好處也有壞處，這是無謂的，不必講的。我們一個人應該講「基本的問題」，所謂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國民知識的問題。我們國民知識高了，我們什麼都不怕，國民知識不好，門關得緊緊的魔鬼也會來，因此五四運動的功過是不必講的，不要懼怕五四，五四的歷史是我們的。共產黨當然是壞的，但若說因爲五四所以共產黨來了，這是講不通的，沒有五四共產黨也會來的。

我國九年從北大畢業，大學唸了六年，我進去是預科三年，大學三年，預科等於現在高中，我讀的是數學系，但是我在「新潮」雜誌，就是五四那年五月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大概是「整理國故的方法」，太久了，記不清楚了，有人後來抄

下來給我，我收起來，一時也不容易找出來。

我民國元年還想把書唸完，回家鄉做學問做二、三十年成爲經學家，沒想到民國二年進了北京大學，到後來整個世界變得那麼大、那麼快。

那時我們數學系同班只有十個人，高我們一班的大概只有三、四個人，到五四運動後，入學的人就多了，大家都明白了新的思潮，都出來讀書了。

五四那天，我一直跟着遊行到火起爲止，並不是我害怕，而是那時許多人散了，我也覺得沒什麼意思，天也晚了我就回學校宿舍去了。那晚學生會有決議，討論決定罷課，我雖然不喜歡上課，但是我不贊成罷課，所以沒說話。我這個人就是懶，這是很壞的，所以一生沒什麼成就，在五四那時節，我其實也算不上一個活躍的參與者。



一名小出納

吳道一口述 彭碧玉筆錄

去年十二月，美匪建交以來，常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青年學生的愛國活動，他們搖着旗，唱着歌，他們踩碎地上的花生，表示他們的憤怒；這一切一切，看着看着，不期然的就會想起六十年前，我在上海參加學聯組織，響應五四運動的情形。那時候的我們，同樣的搖着旗，同樣的喊着愛國口號，想着那時候的同學及活動，真有些兒恍惚了，已經六十年了啊，真是眨眼之間。